



与苏轼邂逅

长屿中学八(13)班 郑凯文

原来,词也可以使人相遇。你,在词中独创高峰;你,在困难前乘风破浪;你,在命运下屹立不败。苏轼,我愿称你为友人。虽然我们素未谋面,但诗词通心,胜似相见!

世人皆见你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与乐观,却少有人读懂你词中的千愁万绪。今日,我愿做那读懂你愁绪的观景人,与你共赏风月,谈论人生。

一重愁,有才无用。你并非无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之乐观自信,并非无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之豪情万丈,有着“一身报国有万死,双鬓向人无再青”的报国之心。宋神宗对你赞不绝口:“才与李白同,识比李白厚。”纵使才高八斗、雄心燎原,你也逃不过贬居海南的结果。“突兀隘空虚,他山总不如。”一语道尽千山之美。你心怀浩然之气,却也免不了感叹:“君看道碑石,尽是补天余。”你如那被遗弃的道旁之石,虽有补天之才,却只能空嗟叹。这愁,是才高八斗却无处施展的无奈,是雄心勃勃却遭遇贬谪的悲愤。

二重愁,有情离恨。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”你孤身独处,肃杀的树林传达了你的心意。你醉了,天间月仙洒下一缕清澈的月光,撞入酒壶,兴许勾起了你的情感,你忽地将其洒下:“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。”盖酒中参咸,似日中之苦。酒味至醇、至涩、至浑,同人生之路乎!月光轻轻漾着,劝你放下心结。然而,这愁岂是轻易能放下的?你回首过往,离愁别恨涌上心头,化作两行热泪入地。这愁,是深情厚谊却无奈离别的痛苦,是思念成疾却无法诉说的寂寞。

三重愁,有志难酬。“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”你渴望得到重用,为国家建功立业,然而这志向却遥不可及。你空有报国之志,却无法施展才华,虽然你的嘴角始终挂着一丝笑,老夫聊发少年狂,蒙蔽世人,也尝试瞒过自己,可心中那份赤情如何瞒得过!这愁绪如潮水般涌来,让你无法自抑。这愁,是壮志未酬却已身老的悲哀,是渴望建功却无处施展的愤懑。

世人皆道你旷达乐观,我却读出了你词中的千愁万绪。这愁,是你对才华无法施展的无奈,对离愁别恨的痛苦,对壮志未酬的悲哀。然而,正是这愁绪,让你的词更加深沉、更加动人。它如一股清泉,流淌在你的字里行间,也流淌在我的心间。

与你相遇在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中,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炽热而敏感的心。你的愁绪、你的才华、你的志向都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我愿做那读懂你愁绪的观景人,与你共赏风月,谈论人生。

暴雨落下,天晴之后,我做观景人,唯见叶间雨珠如掌上明珠般闪烁;而你,则如那天中之露,悄然渗入天地之中。人皆道叶上托水之美,而我却见你地中行,而本性不移。天中之露,虽散存焉,你我邂逅于此……

【简评】小作者以第二人称的视角,巧妙地将读者带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,既表现了对苏轼词作的欣赏,也透露出对其人生境遇的深刻同情。语言表达上,运用比喻、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,使文字生动形象,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。全文结构清晰,从三方面探讨苏轼的“愁”:有才无用、有情离恨、有志难酬,每一方面都紧扣主题,层层深入,内容丰富并有深度。不过,可以更多地加入个人独特的见解和思考,让作品更具个性色彩。



笼中鸟,缘何飞?

大溪二中七(8)班 乐梓汐

之前,我养过一只鸟,是一只绿色的鹦鹉。鹦鹉是父亲在院中晾衣服时发现的,它那时正窝在一根细细的树枝上,不怎么会飞的样子。我和弟弟都很惊喜,吵着父亲把它捉了下来,刚好院中有个旧鸟笼,就把它关在了里面。

我和弟弟对这个“不速之客”挺感兴趣,一有空就趴在鸟笼边盯着它看。这只鹦鹉整个背部是绿色的,两边翅膀呈深绿色,脖子上是浅黄色的短毛。它的喙弯弯的,圆的地方偏粉,尖的地方是灰色的,呈锯齿状。它的羽毛像鱼的鳞片一样,一小片一小片地叠在一起,两只乌黑的小爪像树皮一样粗糙,圆圆的眼睛外面一圈是棕色的,里面是乌黑的眼珠。

大多数时候,鹦鹉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鸟笼里,透过镂空的笼子,凝望着外面的世界,可以望上大半天。我们无聊时,就会去逗它,它却对我们不理不睬。我用手指抬一抬它的爪子,捏一捏它的脖子,摸一摸它的后背。可它总不愿意,小爪子一直踢我的手。

有一次,我们打开笼子,准备给它换水。它突然发力,冲到笼口。弟弟眼疾手快,一把攥住它的尾巴。它无助地鸣叫了几声,在弟弟的手中用力挣扎,这使得它背后那几根漂亮的羽毛散落了下来,没了以前的光彩。

渐渐地,它愈来愈消沉,偶尔扑腾一下翅膀,羽毛总是一团一团地掉,落满了笼底。整个后背

遇见

温中实验学校七(4)班 林懿婕

在商业街的尽头,我穿过一条小巷。风在记忆里搜刮,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傍晚。我踱步在小商小贩的小摊前,嘈杂的吆喝声扰乱着我的思绪。在小巷的尽头,有一个简陋的小摊,虽然破旧但是干净整洁,老人坐在小马扎上认真地熬煮糖浆,摊前亮晶晶的糖浆闪着明晃晃的光芒。

“爷爷,给我来一杯糖画。”我一边说,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位卖糖画的老人。他穿着灰色的老头衫,戴着一顶小毡帽,佝偻的背影看起来仿佛要被秋风吹倒,须发花白,皱纹里满是岁月的痕迹,不大的眼睛里透露着一股力量。我看着他拿着铁勺的手舀起了一勺金黄的糖浆,若有所思地顿了顿,一笔一画地开始作画。爷爷以勺为笔,以糖为墨,画到得心应手的地方,还会轻轻一笑,然后小心翼翼地完成剩下的糖画。他的手尽显粗糙,看似粗笨,手法却很灵活,在桌台铺好的糖纸上飞舞。那线条根根流畅,丝丝纤细,一会儿工夫就画出一条长龙弯曲着身子腾云驾雾,还张着大嘴喷出一团团火焰。龙身在云朵的上方,龙爪在云雾中威武地挥动着。它身上密密的鳞片金光闪闪。龙尾高高翘起,宛若就要刺破苍穹。

我用力地冲爷爷摆了摆手,慢慢离开了这条小巷。看着那小小的摊子,我想他会用自己朴实的手艺和坚定的初心,让清香的糖画在这里生根发芽。清冷的月光照在身上,清亮的糖画甜在心里。老人用三四十年光阴去诠释他的爱,那精巧的手艺就是他一生坚守的初心。

【简评】这篇散文以糖画艺术为切入点,构建了一则充满隐喻的现代寓言。作者突破传统匠人叙事框架,将糖浆的流动性与时间的凝固感相糅合——铁勺勾勒的龙鳞既是糖丝的延展,也是老人生命年轮的显影。“滴答滴答”四个动态词构成微型诗学体系,暗合中国书画的笔墨韵律,使糖画技法升华为东方美学的动态展演。文中刻意设置双重悖论:金龙腾云的磅礴意象与逼近巷口的生存空间形成张力,糖画转瞬即逝的物理属性与匠人恒久的精神坚守构成对抗。老人“雪白银发被寒风吹乱”的细节,恰似传统文化在消费主义浪潮中的飘零剪影,而“甜味蔓延至全身”的通感体验,则隐喻着文化基因的隐秘传承。最妙在叙事视角的游移:从观察者的理性记录,到糖画甜味的身体共鸣,最终滑向月光与初心的哲学凝视,完成从技艺展示到生命叩问的三重跨越。若说遗憾,或许可在糖画消散的瞬间加入城市霓虹的对照,让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更具刺痛感。

“小姑娘,你的糖画好咯!”爷爷递过来的糖画让我眼前一亮。我轻轻地舔了一口,甜味便充盈了味蕾,蔓延全身。“爷爷,您做糖画多少年了啊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
“小姑娘,你的糖画好咯!”

爷爷递过来的糖画让我眼前一亮。

我轻轻地舔了一口,甜味便充盈了味蕾,蔓延全身。

“爷爷,您做糖画多少年了啊?”

我忍不住问道。
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


“惧内”是爷爷的代表词

大溪四中七(4)班 王紫晗

那杯菊花茶

九龙学校七(6)班 陈姿米

记忆中,爷爷对奶奶总是“惧怕”的,他好面子不承认。要是你去询问他原因,他便会强词夺理道:“怕老婆就等于爱老婆。爱老婆,老婆就幸福;老婆幸福,我就幸福。”

冒冒失失、丢三落四是爷爷的标志性行为。每当奶奶叮嘱爷爷记得拖地,不出所料,爷爷总是很快将此事抛诸脑后。直到奶奶即将归家之际,爷爷才猛地想起这一重大事项。他急匆匆地抓起扫把,不料“咔嗒”一声,门开了——奶奶已经到家。显然,此刻打扫为时已晚,奶奶勃然大怒,斥责道:“你怎么总是这样?是不是老糊涂了,每次都忘了干活……”爷爷略有些不满,小声反驳了几句。但接触到奶奶那刀割般的目光,他便吓得哆嗦,把话都吞回肚子里。与此同时,他迅速想到应对策略,瞬间拿来旁边的小板凳,坐在上面,双手整齐地叠在桌子上,像犯错的小学生,目光紧紧跟随着奶奶的动作,表示绝对服从奶奶“老师”的安排。果然,奶奶的气消了不少,只是让爷爷赶紧拖地。逃过一劫的爷爷叹了口气,自言自语道:“差点完蛋啊……”

爷爷嗜酒,虽然不至于每天都带着酒葫芦,但每当想喝时,他总会喝上几口。每隔两天,他都要小酌一番。担心他的健康,父亲和几个姑姑轮番劝说,却都无济于事。

“我身体好着呢!怕什么,喝点酒能有什么事?”他脾气倔强,别人的话一概不听,只有奶奶的话他才会记在心里。“少喝点也不会要了你的老命!”虽然这话听起来不太顺耳,但爷爷却只听这一套。

其实,大家都知道爷爷并不是真的怕奶奶,只

是因为他爱奶奶,就像他的口头禅所说的,奶奶高兴,他就高兴。“惧内”是他对妻子的真情流露。

她的车把上总挂块老怀表,铜壳表面爬满蛛网般的裂痕。每当长勺触到锅底发出轻响,阿婆布满沟壑的手掌便会悬在空中停顿三秒——这是三十年练就的肌肉记忆,能让牛骨与香料的对话恰好停在最醇厚的章节。其他摊主扯着嗓子揽客时,她正用竹筷轻点油温,在滚油将沸未沸的临界点,将辣椒面撒成均匀的星雨。

“还是少辣多醋?”未等我开口,青瓷碗已盛着月光递来。阿婆系着靛蓝围裙的腰身弯成拱桥,桥洞里穿插着无数个这样的黄昏。她总把塑料袋套成双层的茧,再用橡皮筋在碗口束朵花:“学生仔长身体,多加两片肉片。”说着,她从铁桶底层捞出珍藏的肉片,那动作像在展开一封家书。

硬币落入饼干盒的“叮当”声是她独有的收银曲。漆面剥落的铁盒分作两格:左边码着整饬的硬币塔,右边躺着铺平的纸币,每张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舒展身躯。有次我翻遍书包凑不出零钱,她却将温热的餐盒塞进我怀里:“先吃着,下回补上。”指节粗大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,继续去搅那锅永远沸腾的老汤。

硬币落入饼干盒的“叮当”声是她独有的收银曲。漆面剥落的铁盒分作两格:左边码着整饬的硬币塔,右边躺着铺平的纸币,每张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舒展身躯。

有次我翻遍书包凑不出零钱,她却将温热的餐盒塞进我怀里:“先吃着,下回补上。”指节粗大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,继续去搅那锅永远沸腾的老汤。

鼓声中,我仿佛看到了祖辈们出海时的场景:晨曦中,渔船扬帆起航,渔网撒向大海;暮色里,满载而归,满心喜悦;狂风暴雨中,与惊涛骇浪搏斗,惊心动魄。每一记鼓点都是一段故事,每一次敲击都是一次生命的律动!

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这渔船深处的狂欢。这让我想起老渔民说过的话:大海记得所有声响,浪涌里藏着千百年的渔歌与号子。百年前的那个台风季,漂泊的闽南人带着这些祭拜舞在此落地生根。我常想,那些初代舞者是否预见过,他们用桐油浸透的鼓皮能击穿三个世纪的时光?大奏鼓的鼓声和舞步里既有闽地巫傩的余韵,又掺着浙东渔民的悍勇,他们模仿着海洋的呼吸:时而如潮时细沙簌簌,时而惊涛拍岸轰鸣,脚步在方寸之地走出漩涡的轨迹。

声渐歇时,我已沉醉其中,连吴老师走到我身边也不知,直到他拍拍我的肩膀。他跟我这些

年,他们开设了一些大奏鼓的展示厅和体验馆,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把大奏鼓改编成舞台剧,使它拥有更丰富更充实的故事情节,让它走向更大的舞台。他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一直都没有变过。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,大奏鼓不仅仅是一种表演,更是一种传承,是渔家人对大海的敬畏,对生活的热爱,对未来的期盼,是他们始终坚定不移的信念。

我望着巷尾那面静静伫立的大鼓,忽然觉得,传承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:在传统中寻找力量,在传承中感悟生命,在团圆中汲取前行的勇气。鼓

蕴海魂,更育人心。我仿佛听见了时光的脚步声,它踏着鼓点,从过去走来,向未来奔去。而我们,正是这绵长乐章中的一个音符,既要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,也要让这悠远的乐章永远延续下去。

我望着巷尾那面静静伫立的大鼓,忽然觉得,传承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:在传统中寻找力量,在传承中感悟生命,在团圆中汲取前行的勇气。鼓

蕴海魂,更育人心。我仿佛听见了时光的脚步声,它踏着鼓点,从过去走来,向未来奔去。而我们,正是这绵长乐章中的一个音符,既要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,也要让这悠远的乐章永远延续下去。

我望着巷尾那面静静伫立的大鼓,忽然觉得,传承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:在传统中寻找力量,在传承中感悟生命,在团圆中汲取前行的勇气。鼓

蕴海魂,更育人心。我仿佛听见了时光的脚步声,它踏着鼓点,从过去走来,向未来奔去。而我们,正是这绵长乐章中的一个音符,既要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,也要让这悠远的乐章永远延续下去。

我望着巷尾那面静静伫立的大鼓,忽然觉得,传承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:在传统中寻找力量,在传承中感悟生命,在团圆中汲取前行的勇气。鼓

蕴海魂,更育人心。我仿佛听见了时光的脚步声,它踏着鼓点,从过去走来,向未来奔去。而我们,正是这绵长乐章中的一个音符,既要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,也要让这悠远的乐章永远延续下去。

我望着巷尾那面静静伫立的大鼓,忽然觉得,传承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:在传统中寻找力量,在传承中感悟生命,在团圆中汲取前行的勇气。鼓

蕴海魂,更育人心。我仿佛听见了时光的脚步声,它踏着鼓点,从过去走来,向未来奔去。而我们,正是这绵长乐章中的一个音符,既要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,也要让这悠远的乐章永远延续下去。

我望着巷尾那面静静伫立的大鼓,忽然觉得,传承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:在传统中寻找力量,在传承中感悟生命,在团圆中汲取前行的勇气。鼓

蕴海魂,更育人心。我仿佛听见了时光的脚步声,它踏着鼓点,从过去走来,向未来奔去。而我们,正是这绵长乐章中的一个音符,既要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,也要让这悠远的乐章永远延续下去。

掌心的温度

大溪三中七(6)班 陈子洋

放学的铃声漫过教学楼时,总有一缕焦糖色的香气抢先钻进校门。拐过种满悬铃木的街角,那辆漆皮斑驳的三轮车早已被蓝白校服围成岛屿。铁皮桶里“咕噜”作响的汤汁漫过薯片,蒸腾的白雾中,满头银发的阿婆正用长柄勺搅动着琥珀色的光晕。

她的车把上总挂块老怀表,铜壳表面爬满蛛网般的裂痕。每当长勺触到锅底发出轻响,阿婆布满沟壑的手掌便会悬在空中停顿三秒——这是三十年练就的肌肉记忆,能让牛骨与香料的对话恰好停在最醇厚的章节。其他摊主扯着嗓子揽客时,她正用竹筷轻点油温,在滚油将沸未沸的临界点,将辣椒面撒成均匀的星雨。

“还是少辣多醋?”未等我开口,青瓷碗已盛着月光递来。阿婆系着靛蓝围裙的腰身弯成拱桥,桥洞里穿插着无数个这样的黄昏。她总把塑料袋套成双层的茧,再用橡皮筋在碗口束朵花:“学生仔长身体,多加两片肉片。”说着,她从铁桶底层捞出珍藏的肉片,那动作像在展开一封家书。

硬币落入饼干盒的“叮当”声是她独有的收银曲。漆面剥落的铁盒分作两格:左边码着整饬的硬币塔,右边躺着铺平的纸币,每张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舒展身躯。

有次我翻遍书包凑不出零钱,她却将温热的餐盒塞进我怀里:“先吃着,下回补上。”指节粗大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,继续去搅那锅永远沸腾的老汤。

路灯亮起时,车筐里的搪瓷缸开始收集夜色。阿婆就着最后几碗汤底吃冷掉的馒头,白发上沾着辣椒香,像落在雪地里的梅花瓣。有家长送来自家腌的酸菜,她便执意要塞给对方三个茶叶蛋。清洁工路过歇脚,总能分到半碗热汤。那些装在塑料袋里的温暖,在寒冬里化作少年们手心的太阳。

如今,每当我经过飘香的路口,总会想起那双托着青瓷碗的手——掌纹里沉淀着八角茴香,指缝间流淌着花椒星辰,在烟火缭绕处撒着永不冷却的善意。

如今,每当我经过飘香的路口,总会想起那双托着青瓷碗的手——掌纹里沉淀着八角茴香,指缝间流淌着花椒星辰,在烟火缭绕处撒着永不冷却的善意。

如今,每当我经过飘香的路口,总会想起那双托着青瓷碗的手——掌纹里沉淀着八角茴香,指缝间流淌着花椒星辰,在烟火缭绕处撒着永不冷却的善意。

如今,每当我经过飘香的路口,总会想起那双托着青瓷碗的手——掌纹里沉淀着八角茴香,指缝间流淌着花椒星辰,在烟火缭绕处撒着永不冷却的善意。